



廢弘農立獻帝而東漢亡矣

靈帝崩皇子劉協即位卓廢弘農為弘農王獻帝即

位嗚呼當先漢之將亡也天下猶入安四夷猶賓服

其所以亂者特在朝廷耳故雖鼎祚內移而民有謳

吟之思及後漢之時亡也盜賊滿天下流毒行四海

天命人心百無一存蓋通天地之間而閉塞者也政

使聖哲之君尚恐馳騫不足而况昏庸之主哉兩漢

之傳通四百有九年二十四世而分三國西漢自高

帝迄王莽凡十一主都長安二百一十三年自乙未至丁卯

東漢自光武迄三國凡十二主都洛陽一百九十六

卓

年自乙酉至庚子歷觀兩漢之主更四百餘年歷二十三帝

其在西漢自高帝而下有文有武有宣其在東漢自

光武而下有明有章其餘亡稱焉河汾王通以七制

斷之善矣或曰就七制論之若高帝之創業光武之

中興萬世無容喙也其畧有優劣乎曰其大體無優

劣也若其節目則如高帝明於知人而料事不如先

武不免有平城之圍光武熟於料事而知人不如高

帝不免有龐萌之失高帝盡功臣之才而不全其身

光武全功臣之身而不盡其才說齊高帝才不及

將而氣以蓋之光武材過於諸將而氣以柔之劉子通言

特其一二節之差殊耳若夫高帝不知尊太公而溺

愛戚姬欲易太子光武廢東海王而黜郭后其於三

王脩身齊家之道皆不能無憾焉或又曰高帝之後

有文宣光武之後有明章是四君者其寬嚴之相反

適相似也其亦有優劣乎曰文帝有王者規模故欲

用賈誼又命諸儒刺經作王制終成富庶之風宣帝

有雜霸規模故族霍光殺趙蓋楊韓實啓刑名之慘

二者固不同矣若明帝聰明過察而施剛於變友之

世不免鍾離意之譏章帝寬大長者而施柔於弗友
之人愈滋實憲之橫其戾於剛柔正直則一耳說齋精義
或又曰以宣帝而視文帝固有優劣矣而武亦合德
於宣者也此而言之可乎曰武帝所為去秦皇不遠
末年有悔過不獨之心宣帝所為去周宣不遠末年多乖
禍之事宣帝苟不爾不特優於武帝而已也劉子通言或
又曰明帝之互有得失固矣若先漢之有文景亦猶
後漢明章之相繼也參景以論章可乎曰文帝之後
有景帝寬仁少哀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少哀自始

觀之若有爾殊然景過於薄卒以來吳楚之兵章過
於厚不能戢外戚之暴其為害漢則一而已說齋精義反
覆兩漢之世大抵仁義公恕役簡刑清如七制之盛
者兩漢之所以興也母后擅權官戚用事如七制以
下者兩漢之所以亡也

三國

曹操死而曹丕篡東漢而為魏明年昭烈以帝裔即
位於蜀孫權亦自王於吳而天下遂三分矣是雖昭
烈孔明戮力興復而死灰難然不能復振壁諸人家

宋本據作格誤

道陵夷生業已盡豪奴悍僕或借據於內喻曹氏也或竊處於外喻孫氏也而其家之故子遺孫伶仃飄泊其氣奄奄殆盡而方且區區在外收拾寸土以為興復計亦云難矣由是論之民心思漢以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以孔明留之而不可吁可嘆哉蜀漢之興昭烈實由山之裔因獻帝為曹丕篡逆遂即位于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辭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

力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風英雄之輩焉蜀志迹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容於劉表兵即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致堂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晉書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沮勅敵因敗為功通鑑當是時也孔明佐之方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就見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荊州

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
為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特遇合真
君臣也致堂其在巴蜀治兵講武以肅軍政分兵屯
田以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
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斜教
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陵弱陳壽志三下至橋
梁道路井竈圍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
嚴毅晦菴語錄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
羽張飛為之爪牙法正為之謀主許靖糜竺簡雍為

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燕文武之安黃忠之
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
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
也彭萊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
擢居顯要盡其器能眾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蜀君
臨一隅亦云隘矣三國志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
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張南軒文方之曹操治命留連
妾婦之態真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禮
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

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元德天姿既高克
已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
多矣致堂後主材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
抗衡強國今年征四郡明年屯漢中明年出散關又
明年攻武都陰平是以國富兵強征伐四克追隕星
告變賢相云亡於是姜維產禍關宦專權如汶遊觀
觀汶越旬方返雖無綠崖之寇其能久有國哉蘇竹
之戰臣死於君諸葛瞻及其子尚死之成都之降子死於父皇
北地王勢窮力蹙束手就縛而漢亡矣蜀漢為魏所
謀死之

滅天下始絕望于漢魏陳留主景元四年始得進承漢
統而國統遂歸於魏蜀漢之為國凡再傳四十二年
而魏滅之焉時陳留王稱號景元之四年而吳孫休
稱號永安之六年也魏接漢統雖斷自陳留王滅蜀
之年而其篡漢之謀則實自曹操始漢日落西南中
原一星黃王荆公詩曹操乘時而興破張繡走二袁賊臣
布降劉表戮張超叱咤風生指顧電掃用軍行師變
化若神諸將征伐親受教令與敵對陣意思安閑知
人善察難欺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取張遼徐晃於

亡虜御軍五十年手不釋卷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
傳雅性節儉不事侈靡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
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奉與羣下共之遂能曷立三方
終成篡奪者惟其明略最優也三國志然挾天子裁伏
后勦皇子酈子戮貴人董承害孔融殺崔琰誅荀
彧左右侍衛莫匪曹氏之人殺生除拜不出漢天子
之手者十九年晚年用天子車服出入稱警蹕儼然
與至尊無二謂其非有不遜之志吾誰欺欺天乎致
歷觀老瞞平生之所為如夜卧枕圓枕嗽野葛至尺

詐飲鴆酒盈一盃其深姦極詐元城不可殫言迹其
天姿暴戾慄悍禍賊其蓄無君之心久矣迺至終身
朶頤羊鼎曾不得一染指焉豈其畏名義而不欲速
哉顧以勢所未可緩而圖之則得之可以稍安致其
用術亦甚高矣不然臨終遺令幾數百語下至分香
賁履家人婢子罔不區處詳盡獨禪代一事則噤無
一語及之意欲身受漢臣之榮而嫁篡逆之惡於子
孫操之操心甚不仁矣哉元城
孫操之操心甚不仁矣哉語錄曹丕篡漢而借國是
為魏文帝雅好文學以著述為務嘗作皇覽凡千餘

篇下筆成章博聞強識講論經理侃侃忘疲于時蜀
漢北伐孫氏爭疆文帝偃兵息民不願征伐此其規
模似有可取者三國志然其篡漢之時妄以彝禹受禪
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僭亂之原為萬代首惡悲
夫明帝嗣國以來褒禮大臣料簡功能屏絕浮偽行
師用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服其英略性特強識雖
左右小臣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容受直言聽吏民上
書一日之間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省覽審究
竟無厭倦盖有人君之志際焉惜乎德政不脩驕侈

入繼大統明倫師
曾校刊本改作國統

太過大營宮室土木盛興晚年鑄銅人起土山賜予亡
度帑歲空竭侈靡如此其何以訓後世乎齊王芳以
明帝養子入繼大統于時大臣攬權太阿倒置國政
昏亂制度變更曹爽雖誅典午當政雖欲久處尊位
其可得哉司馬師既廢齊王於是以高貴鄉公即位
觀其才慧夙成尚辭好問講論經學孜孜無倦親詣
太學講書易記禮之文躬行盛禮有文帝之遺風然
輕躁忿肆為謀不密以黃屋左纛之重顧乃親執干
戈與臣下較一旦之命卒於身死賊手為天下笑豈

紹承漢統四字徐
刊本削去

不衰哉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於是致常道鄉公而
立之是為陳留王景元四年未併蜀滅漢始得紹承漢
統然當是時司馬之篡謀已成禮樂征伐不出於魏久
矣漢祚雖滅而魏亦不四年而滅於晉豈天意歟迹
魏自曹操肇謀迄于亡國五六十一年之間與司馬氏
相始終方懿辭操辟之時魏猶未篡漢也而懿之心
已不下於操未幾把握魏政殺楚王曹彪遂置諸王
公於鄴去丕篡漢之日才三十載其後再世受遺父
子祖孫雲仍秉政而勢之所趨駸駸乎如火之向炎

紹漢二字徐刊本
削去

而不可遏黃雀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而世之
懷姦稔逆竊窺人宗社者常囿於其中而不自知悲
夫魏之篡國也凡五傳四十六年至陳留王始滅蜀紹
漢未幾亦為司馬晉所取焉時吳孫皓稱號甘露元
年也自魏滅蜀之後不三四年間三方已亡其二所
存者獨吳而已然吳之為國自據一方既無存漢之
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於
曹魏之強弱君子尚奚論焉然其割據則實自東漢
之末孫堅舉兵於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鸞剛果當

時鮮及觀其導溫戮卓不許和親汎掃陵寢平塞發掘可謂壯矣其後為善不終受袁術所使以繫劉表卒斃於天下綱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桀惜哉孫策以孱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擁馬箠併江東如拾芥者師宿將狼狽失據關地千里真奇才也然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席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尚奇蓋有句踐之才焉三國志當是時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有周瑜魯肅口蒙以為謀主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凌

統諸將皆江表虎臣為孫氏之所厚待赤壁之役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數葉宜矣惜乎見義不明守節不堅今年臣于操亥明年降于魏辛今年受操之命領荆州紀明年受魏之封為吳王辛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於不義其得保一隅幸也亮以童孺之姿乏賢掇之輔輕躁果銳為謀太踈其僭位不終理所必然休以宿惡久舊恩任用興濮布張不能拔進賢才改弦易轍雖尚辭好學何抹亂亡又使

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孫皓天性凶頑肆行殘虐忠諫者誅讒諛者進公卿大夫頸血相滅是以羣下人人自慄皆朝不謀夕虐用其民窮奢極侈晉武帝乘茲昏亂大舉伐吳干戈所指莫不瓦解束手就降蓋不為不幸矣吳之亡雖後於蜀而其亡國之兆已在於蜀亡之時詩云明知蜀破即吳亡鼎峙相持勢久長蓋吳居東蜀居西東西之勢相為唇齒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三方鼎峙吳蜀之力不足以敵魏明矣而操終不能以并吳蜀者孫權

之與昭烈氣雖不相下而實相資故權以荊州借蜀而蜀亦結好於權彼此相應終老瞞之生不敢正目

以窺吳蜀向使吳蜀二君申締盟好如率然在山

常山雖渠在原維渠鶴首動尾應相為牽制則魏之

為魏腹背受敵方自支吾之不暇又安能以并吳蜀

哉惜乎吳人計不出此而蜀漢君臣亦不能少忍以

就大計故昭烈纔得荊州而孫權即擒關羽其後魏

師入蜀不能求救於吳而吳亦坐視蜀之亡徘徊於

壽春沔中而莫能勇於救蜀是以蜀亡而吳亦從之

悲夫

司馬公論又

昔先儒嘗謂孫劉二人終非好相

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又曰人謂曹氏為漢賊不知

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嗚

呼其知言乎吳之為國自孫權稱號至皓凡四傳四

十九年而合於晉焉或曰三國之主孰為賢曰元德

為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

德告終則實祚宜之備矣致堂三國之才孰為勝曰

孔明為勝孔明有王佐之心伊川正大之體晦庵眉

山蘇子以為歸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得之

也致堂初平之初亮即輔劉則孫曹負矣苟賞瑜

何足算也劉子若夫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語錄

與夫嚴殺劉璋之事君子惜之謂其於道未盡焉耳

伊川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復漢則正也伊川作

史君子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莫能詳其世

數名位遂推抑漢嗣獎進賊魏甚至於孔明伐魏反

以入寇書之其昧於逆順之理大矣不然武侯距中

山繞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將軍帝室之胄

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胄與權言之孔明

豈附會欺人者哉善乎前輩有詩曰東京失其御刑
臣弄天網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
時起陸梁當塗轉兇悖矣精遂無光栢栢左將軍伏
戟西南疆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
賢蓋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嗟夫其亦可重
嘆也夫晦庵咸興詩自蜀漢既亡於是典午氏篡魏而為
晉焉

東西晉

晉之興始於司馬懿方操之辟為文學掾也始陽疾

而辭終畏威而就一念所存已非願為曹氏臣者以
其籌畫軍國奇謀屢中殄公孫淵於百日擒孟達於
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然其受遺二主佐命
三朝弱寡欺孤恣行誅戮族何晏殺王凌勦楚王彪
幽置諸曹於鄴脅制之威同於莽卓既承忍死之托
曾無徇生之報忠臣之體寧若是乎司馬師廢曹芳
而立高貴鄉公司馬昭弒曹髦而立陳留王夫柄雖
移篡謀未就至司馬炎遂取魏人之國而代之是謂
晉武帝承魏人奢侈之後初從儉約絕繡綸之貢去

雕琢之飾頗好讜言留心聽納鑿毅皇甫陶以質直

見容嵇紹康之子許奇允之子雖仇讐不棄宏略大度亦

庶幾有君人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率脩

武事思啓封疆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

策仗王濬杜預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

舊域須正朔於八荒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至有天下

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矣晉書柰何儲嗣庸才公輔近局諸王地大而法制

不修風俗衰頹而禮度不立實充親嘗弒君罪浮成

濟乃輔相初政而馮紇荀勗荀勗又皆小人竊都要

位相與黨友扇佞媒奸離齊王攸納充女為太子妃

西晉之亡卒坐于此二事而帝莫之悟是以晚年災

異頗仍太廟殿陷星隕如雨日食正旦至連三年屢

書為古今之大異七年至九年悲夫致堂夫司馬氏

經營大業把握政權已逾數世至武帝得國又混平

全吳以一天下曾不數年紀綱板蕩宗廟丘墟載在

史冊取笑天下其故何哉論者僉謂樹立失權付託

非才于寶此徒觀其末流耳自古有天下之君未有

無功德於民而能享國長久者司馬懿以陰賊狡險
禍人之國而師昭又以廢弒不道取人之國彼曹魏
數君初非有桀紂之惡有及女皆亡之恣也以是得
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酒色保養姦
回風俗尚虛浮士大夫賤名檢廉恥道喪貨賂公行
罪積數世而功德不及於民欲保邦而長世得乎惠
帝昏愚不辨菽麥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忠賢路絕讒
諛得志交相互市皇后詳太子單四廢五復莫能詰
問東奔西逸受制他人元康為主上不保母后元康

賈后殺母太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餅中毒不

知禍端識者謂足以報曹氏之受制於司馬懿者焉

懷帝惠帝天安清劾過惡不彰而為胡漢劉所擒俾

着青衣侍宴行酒識者謂足以報齊王奪璽之忿焉

愍帝僅得虛名服廩不給荐被圍辱輿觀出降蒲伏

虜廷洗爵執蓋識者謂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

焉迹司馬懿身為上將征伐四克意實圖曹以自封

殖一念之烈天實監之師昭廢二主殺一君欺人幼

孤以奪其國未及再世稱兵相屠起自兄弟叔姪而

非他人也出乎爾者反乎爾天道好還詎不信然

康節邵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

言賈充出鎮時人餞於是亭石勒長嘯上東門亦浪然耳邵康節詩有刀

難剖公問腹無木可象元海頭禍信斯言也賈充苟

勗其能逃項城府君之讎乎晉書五星綬橫西晉永

自正月至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典午肇亂中原榛棘戎狄腥羶

河洛瀰漫宮廟焚沒海內之禍未有烈於此時者元

帝本牛氏之子冒典午之裔遜居江表天下士民有

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太興元年始即帝位遂都建

康是為東晉時維王導實於中興有根本之功方帝

之在藩也導獨知其可輔陳以興復遂傾心推奉其

於中興之功一矣既而西都覆沒四方勸進王敦惴

帝嚴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爭厥議遂止其於中興

之功二矣及其輔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為偷安之計

方且立規模廣建羽翼先用顧榮賀循以來衆士

蓋收過江名流以佐謀畫故栢彞見其亟談時事而

輟憂周顛聞其志克神州而收淚其於中興之功三

矣是以賢士競進百姓歸心荆揚宴安戶口殷實江

左立國幾百餘年導之功豈小小哉葛魯加以天性
簡儉容受直言初鎮江東頗荒于酒導正色直諫
亟命引觴覆之所幸鄭夫人亦無文綵布帳練幘詳
刑簡化史氏稱其光啓中興非溢美矣晉然帝才具
不優志器非遠數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國有緩
急固宜糾合義旅入衛王家可也而帝也自為封殖
之謀無慷慨救時之志懷帝卒以家塵迄不聞勤王
之舉愍帝嗣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所宜動心而節
乃坐視仲陸沉或為縱橫曾不以介意焉方且陽

為出師遷延不進迺嫁其過於督運之稽斬一無辜
令史以塞責刀杖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違天莫此為
甚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託而坐視其禍變因
時事之艱難而僥倖以自利三綱淪矣其能以討賊
乎此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者
不旋踵而起蓋有以取之也張南迹帝以瑯琊恭王
之子為司馬之裔自晉史迄于今皆系於司馬晉之
列今乃著以牛姓果何所本哉曰昔者聞諸先儒曰
魏明帝青龍四年寶石負國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

按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恰及七代此石馬數也
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語故司馬懿深惡牛氏卒鴆
其將牛金考之前史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
生帝信不誣也數作父者宜於愍帝蒙塵之後特書
曰司馬氏之晉亡然後於元帝本紀之首係以東晉
直書曰元帝名睿字景文司馬懿曾孫瑯琊恭王覲
妃夏侯氏之子也妃通於小吏牛氏而生帝是為牛
姓焉斯實錄矣捨此不書而猶以宗室疎族稱之俾
得冒姓司馬豈不悖哉或曰元帝世系與曹操同曹

中世詩卷既述本姓元真如以所承為正可也
高生操而何以改作為曰不欺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
氏曹可也元帝姓牛而肩續晉宗雖曰帝曹可蔡然
不若徐温一作歸姓李氏之為實矣釐而正之不
亦宜乎明帝以冢子讓位王敦包藏禍心彘頤神器
帝潛謀獨斷躬率六軍掃除姦軌未期年間敦黨悉
平雖享國日淺而志亦可謂壯矣成帝頗務簡約雄
武之度雖有慙於前王而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往烈
晉初帝幼冲每見王真必拜又嘗與真書手詔則云

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
正導入帝猶為之興起其敬禮故老大臣猶有足稱者
導然惜乎政出渭陽亮賞刑顛錯咸和之初殺戮近
親南頓王宗貶出舊傳降封西陽王帝僅六歲已能詰
問涕泣則亮之專國擅權可知矣蘇峻雖云狂悖逆
謀未彰亮處置失宜激成反狀僅廼奉頭鼠竄倖苟
免遂致遺憂母后遷帝石頭倘非溫矯陶侃諸賢戮
力討賊斬峻平亂則後穢幾非晉有成帝既崩庾冰
又以元舅當朝一恐異世之後戚屬將踈矣

是以康帝為成帝嗣康帝亦庾氏甥焉康帝降年不
永無足多者穆帝襁褓之資母后稱制二歲即位太
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于時殷浩抱贊世之才時人方
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每相
語曰深源不出當如蒼生何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
廷乃用浩蕩平關河然用違其才卒致山桑之敗晉
之威權自此一歸桓溫矣蓋溫與浩少而齊名晉人
之用浩本圖以抗溫故其敗也溫之勢浸以熾焉至
於哀帝以及廢帝政出於溫太阿倒持虛器徒擁初

桓温蓄不臣之志欲先立奇功以釣浮譽及枋頭之
屾威名頓挫遂謀廢立覬長威權於是為簡文帝元帝少子桓温既
西縣公而瑯琊王昱即位是為簡文帝元帝少子桓温既
杖文武之任屢植大功加以廢立威震中外帝雖處
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泣下沾襟帝雖神識
恬暢而乏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
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
運迹其行事以為報獻之輩盖可知矣致武帝讓位
于時謝安實有心於中原晦庵曰石林說謝安雖有
建也然有心於中原此

是安自高卧東山之時已有公輔之望寧康紀元
之春桓温初赴山陵王坦之輩一見流汗沾衣倒持
手板獨安視温氣意舒閑不為少懼坐定數語如擾
龍馴虎改堂有以折姦人而奪之氣安之為政不存
小察弘以大綱鎮以和靖御以長筭晉書方之王導其
英氣實過之朱晦庵曰謝安德勝王導又曰符堅以
師百萬次于淮肥若謝安無言安處置優游靜而不
擾致堂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卒使風聲鶴唳聞者心
寒八公草木見者膽喪符秦之師一敗弗振何其奇

也而况有王虎之足以正綱紀桓冲之夙夜三家謝
玄之善斷軍事才能稱職上下輯睦晉似有生意矣
然帝方溺於酒為長夜之飲晉奏凱方旋驕氣掬面
曾不閑時遽用讒言踈退賢輔致堂嘗見賢輔謂謝安也遂使朝
綱不振恩威不立道子荒於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
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旁午權門毒賦年滋愁
民歲廣晉書內殿嚴邃雜處浮屠請修孔廟疏入不報
通鑑是以許營之徒馳書詣闕帝雖知其伉直而惡
聞逆耳通鑑晚年長星告變猶不警悟房懌烈禍起自

戲言晉祚至此蓋已亡而未滅矣安帝弗辨涼燠口
不能言道子元顯並傾朝政納賄窮奢不知紀極通鑑
主昏臣亂莫熾於斯桓玄垂纒遂行篡奪玄性貪鄙
好矜伐珠玉之玩未嘗去手制作絲更率意自用土
木繁興督迫嚴峻朝野駭然思亂者衆劉寄奴起自
草萊舉兵誅玄再安社稷自時厥後伐南燕斬盧循
滅姚泓晉之威令雖伸而裕之權勢駸駸乎非復前
日劉下邳矣晉欲安可得乎劉裕弒安帝而立瑯琊
是為恭帝纔及二年卒為裕所篡而昌明二帝之讖

應焉東西二晉通十五帝一百五十五年而亡中朝

四帝馬姓都洛陽五十二年西魏丙子劉

十一帝牛姓都建康一百三年丁未元帝即位至己未恭帝元熙元年

然晉自江左以來五胡亂華中原雲擾正統不絕如

綫而夷人之分裂雜據者不可勝計昔人謂衣弊饒

蟣蟲瓜潰足蟲蛆良可嘆也孫康節請衣到弊時饒

劉淵以匈奴遺種首倡禍階奄有河汾天下隆起之

眾輻湊而歸之石勒王彌之輩皆北面稱臣是為前

趙劉聰弒主自立規有大器逞其兵力遂陷兩都執

辱二帝腥羶帝宅汚淙神鄉斬戮忠諫矯誣上天專

以無道行之身死未幾禍不旋踵至於殺其子屠其

族戮其尸禍及父墳火延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

良可畏夫曜以劉氏疎族嘗助桀虐濁亂中華遭斬

準之難興師討賊遂竊鴻名揚戈隴坂則陳安授首

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抑亦戎狄之豪也及乘高埃

之捷驟勝而驕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取禍

然迹其凶虐天其捨諸劉淵之僭起自晉悼帝永興

之元年甲子至聰曜三世凡二十有六載以成帝咸和

之四年也而石勒取之勒以胡羯餓隸隨群淵聰煽
茲凶焰是為後趙虔劉我都邑翦害我黎元豈天厭
晉德而假茲凶孽歟不然何其興之酷也觀其對敵
臨危運籌賈勇竒謀間發猛氣橫飛載記有刁膺以為
之股肱有張賓以為之謀主有孔萇以為之爪牙有徐
光以為之籌畫於是東禽苟晞北取王浚西走劉琨
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
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惛然就縛遂蕪
其國奄有中區司馬論擁舊都而抗王室褫羶裘讓冠

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畏威而納款絕域承風而獻
貢載記亦一時之凶豪也然肉未及寒妻子不保天道
好還豈無故夫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殺其
孤而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慾莫之
或饜司馬論畋獵亡度宮室盛興載記自以為非天崩地
陷則抱子弄孫無復憂矣及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干
戈爛熳兵革不息墳土未乾禍亂蠱起積惡致滅其
天道夫司馬論迹晉氏五胡之禍莫烈於二趙淵聰父
子嘗親受晉爵委質為臣劉曜石勒又皆淵聰臣子

觀其蹀血神州囚執天子負擢髮不足數之罪而終
淵聰曜勅之身晉氏君臣曾不能北向戮一人以雪
中原憤辱之恥自凶人得志者觀之疇不謂天道無
知而為惡者未必生禍也然石渠之陷劉曜被戮於
生前靳準之禍淵聰受誅於既死至於石勅僅能自
免其身而冉閔之亂其子孫至無遺種案劉石亂華
之罪劉氏實首惡而石氏為從焉而天之報劉其禍
亦浮於石恢恢之網疎而不漏而世之凶人陵暴君
親者猶懵懵然而莫之寤也嗚呼悲夫石勅之僭起

於晉成帝咸和三載戎凡二十有二年以穆帝永

和之五載配為冉閔所取後并於慕容氏焉前燕之

興始於慕容廆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

之拊循勞徠收其髦俊以贊國事司馬論以裴蕤魯昌

陽耽為謀主逸羨游邃西方度封抽宋奐裴開為股

肱封奕宋該皇甫岌繆愷以文章才雋任樞要朱左

車胡毋翼孔纂以舊德清望為賓客載又制敵多權臨

下以惠晉書史務農重教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

司馬論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世之基迹元帝興復之

初虜獨能尊主倡義遣使勸進通鑑綱目元年使中國

之義明於天下其賢於一時我狄也遠矣作史者大

書特書表而出之宜哉慕容皝體貌非常暗符天表

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朝綱不振羣雄角立遂得

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於是誅段遼并宇文俘高

麗摧強趙開境三千增戶十萬乃負險自固恃勝而

驕僭號稱王不俟朝命慕容雋文武頗優加之機斷

晉書因石氏內亂乘釁長驅勵精銳之兵以掃離散

土崩之人聞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敗段龕禽冉

閔威聲所至甚於破竹而幽并青齊畧定矣司馬公論乘

茲機會遂竊鴻名睥之立也慕容恪實佐之初晉聞

雋死朝廷僉謂中原可圖獨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

方大耳載觀其內脩國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

鄰國司馬公論恪之為政有足稱者及評為政主闇臣昏

斥逐親賢以資強敵又聚斂積實贖貨嗜利遂致燕

政不秉百姓官失德公私煩弊盜賊充斥於是符秦長

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坐為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

待桀紂也寵賂一章亦可以亡聖賢之言豈無驗歟

致慕容皝之稱王始晉成帝咸康之三年西公也至暉三世四十有五載以帝奕即察帝海太和五年康而秦符堅滅之焉後燕之興本於慕容垂美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世背叛君親自投於秦符堅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後不乘人之虛亦足以少償所遇矣始而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妾及其還人趨之如歸市故數月之間掉馬筆從容而獲故業自然之勢也司馬論寶以得譽獲升峻大御俗蕭精內清初敵外侵載既不能負荷先業隔門延敵等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

遁逃期年之間感國殆盡子孫親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卒殞其身可悲也夫盛以孺子孤弱自投於讎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讀史至此未嘗不徒其決而嘉其壯也不幸遇盜而亡熙以一婦人符之故亡其身以及其國彼何人斯慕容垂之借始於晉孝武太元之八年未至熙四世凡二十有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未為慕容雲所敗旋又歸於馮氏焉雲為奉臣姓仁所殺衆推馮跋為主因備稱王南燕之興起於慕容德以燕室至親居鄴中之重慕容實以國危

隆安之四年徐利
本作二年十二載
作十二載

未脩其節君存遺踐其位豈理也哉然稟倣儻之雄
姿韜從橫之遠畧跨有全齊遂竊徽號撫劍而爭衡
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化謹言而勵
已觀其為政有足稱者超龍已成之基承霸者之業
政刑莫恤畋遊是好杜忠良而讒諛進暗聽愛而勳
戚雜王師圍城對婦魏夫人涕泣僂身喪國非不
業也慕容德之僭始於晉安帝隆安之四年康起
二世凡十一載以義熙六年熹降於晉劉裕焉裕
晉故書至此至若前秦之興也始於符洪洪徘徊於頭有

宋本殺作數

虎據中原之志司馬論建龍其業狡殺姦雄遽竊大號
載取關中卻拒温遂為強國司馬論又垂心政事優禮
耆老脩尚儒學置來賓館以懷遠人約法寬制薄賦
卑宮而闕右稱來蘇焉載符堅弒主其殺兄殺
東海篡承偽歷晦庵語錄云符觀其德政之始舉王
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君臣遇合自謂劉玄德之有孔
明也司馬論一歲五遷權傾中外諫勳舊不能離
不敢妬司馬論仇騰席寶數諧毀猛則黜騰寶特進樊
世與猛多論則斬樊世蘇非明於知人能如是乎自

是僚佐屏息豪右震悚道不失遺兵強國富壽及昇
平猛之力也載記是時符融以懿威賚經綸權真薛以諒直進規摹鄧羌張甌以忠良恢威略把梓呈持
謀臣效智迺平燕定蜀擒代吞涼十分天下而有其
九東夷西域一日而朝貢者六十三國草附之盛五
胡以來未之有也奈何懷貪欲無厭之心忘王猛臨
終之戒擁百萬之師長驅而寇晉權翼諫之不聽石
越諫之不聽道安明諫之不聽張夫人諫之不聽符
融子諫之又不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大江之流可

以投鞭斷矣曾不知人道助順天理害論於涿野
之疆終致昆陽之敗不數月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
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種類殄滅何哉論者僉咎
堅寵信羌與鮮卑而寇晉易而無備民疲主驕司馬
是以及於亡此皆徒觀其迹耳秦於五胡中所謂善
於彼者符堅以篡弒取國王猛又以商君治國外強
中乾是以一蹶而不能復振羌祚之不長其無本之
故夫符丕承亂自立纔及二年尋即傾敗可謂天之
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

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節慷慨有足悲矣載符秦之

僭自符徙以晉穆帝永和八年子僭號至登凡四世

冊先入切也有三載為姚興所敗而亡時晉孝武太元

之十九年甲午也後秦之興也起於姚弋仲以西羌首

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亮著聞而得其耆艾十

十非忠信之所致耶司馬論觀其戒諸子曰我死汝即

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事貽厥之謀有足稱焉

哀時器豪邁有孫策之風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仲

晉哀襄其命也長

藉其父兄之烈值苻氏之哀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危而殺之甚矣其之不仁矣姚興尅摧勅敵荷成先業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而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通悅載有足稱者然好遊畋損農業羣下諷諫竟莫之改迹其處戰攻之世不能收羅英傑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譁經講佛至以鳩摩羅什為國師舉秦國而師之作史者大書以表其失焉通鑑綱目豈不朕哉泓以庸懦之資乏經世之用載骨肉內難

寇敵外侵司馬論王師仗順不數月而下長安雖泓器業之不肖而亦天道好還之故歟姚氏之僭自姚萇以晉孝武太元之九年甲篡弒自立迄泓三世卅統切三十有四年為晉劉裕所滅而亡時晉安帝義熙之十三年丁也其他如後蜀李特之據益州歷六世李特李雄李班李期李壽李世卅有四載而晉大司馬溫滅之夏赫連之據朔方歷三世赫連勃勃赫連昌赫連定二十有六載而拓拔魏滅之後涼呂光之據姑臧歷三世呂光呂纂呂隆十有三載而秦姚興滅之西秦乞伏之據金城歷四世乞伏

國仁乞伏乾歸乞伏熾盤乞伏慕末卅有六載而夏赫連定滅之北燕馮跋之據昌黎歷二世馮跋馮弘廿有八年而拓拔魏滅之南源秃髮之據廣武三世秃髮烏孤秃髮纒十有九載而秦乞伏熾盤滅之北涼沮渠之據張掖歷二世沮渠蒙遜沮渠茂夏卅有九載而拓拔魏滅之至如前涼張軌之據涼州歷九世張軌張寔張茂張駿張重華張耀靈張祐張玄靚張天錫七十有六載而滅之者秦苻堅也西涼李暠之據河右歷二世李暠李歆廿有四載而滅之者北涼沮渠蒙遜也其迭興迭亡蓋十有六國自古夷狄更迭亂華之禍

莫甚於晉然其亡也大抵自相驅除未聞中國能征
一國滅亡之而能有之也獨大司馬溫之滅蜀大尉
裕之伐南燕平後秦三事差強人意然其二人者功
存恢拓志在篡君三國亡矣而當時之為晉患者不
在此二國也故終晉之世卒於宴安江左而不能混
一中原抑可為於邑也已

小學史斷上集終

